

云霄乌山 一座革命的山 英雄的山 光荣的山

文/朱乔怪 图/戴国莹

乌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重要根据地，是闽南革命的摇篮。中共闽南地委机关旧址就在乌山的主峰。上世纪30年代初，一大批共产党人扎根乌山，燃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烽火，乌山的革命斗争历史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1935年秋，红二团六连指导员卢胜率部来到乌山，革命开辟乌山革命根据地。此时，广东广州苏区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围剿”而大败涂地，潮澄饶县委机关、特务大队、红三大队被迫转战乌山。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年仅20岁的游击队员，他就是卢明。谁都知道不到这位年轻的游击队员，后来会成为闽南地委机关书记，在乌山革命斗争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5年10月，红三团卢胜的部队、潮澄饶红军和饶和埔游击队在云霄常平山月眉村胜利会师，迅速开辟了以云霄水晶坪、半岭、诏安北溪、田公为中心的纵横百余里的乌山革命根据地。同月底，组建云和诏县委，由蔡亚民担任书记，统一领导乌山地区的斗争。同时，将三支红军部队编组闽南独立游击营，营长卢胜，政委吴金，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乌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打通了潮澄饶、饶和埔、靖和浦三块苏区之间的联系，成为闽南地区最可靠的革命根据地。

193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八十八师在一五八师的配合下，纠集云霄、平和、诏安三县的保安队，大举进攻乌山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紧紧依靠乌山人民，跟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在乌山腹地与敌人兜圈子、捉迷藏，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政治上发动乌山群众、白水岭等被移民并户的群众向国民党当局要粮食、房子、要耕种，搞得国民党当局很被动。国民党军队在乌山地区烧杀抢掠了14天，乌山人民没有屈服，始终不屈地区透露党和红军的去向，敌人只得撤出乌山。

1936年春，反“围剿”斗争结束后，云和诏开展了第一场令举朝、仇者恨的所谓“肃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和游击队员被挂上臭牌，有的非名而遭惨害，卢明也被诬为“社党分子”。卢明向上级党委（即闽南特委）提出书面申诉、反映真实情况，促使闽南地委特委书记黄忠廉亲自查看、平反冤案，并指示云和诏县委立即停止“肃社主义”的错误做法，使一大批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下来。

1937年7月，“漳浦事件”、“月港事件”相继发生后，闽南革命斗争陷入低潮，卢明同志服从组织决

定，临危受命，到乌山地区重建云和诏县委。抗日战争时期，云和诏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有计划地将党的干部和武装骨干转入地下，或进入边远山区的武装根据地，开展生产自救。为渡过难关，在乌山地区工作的朱曼平、卢明、陈文平、莫丁贵、李梨英、张大目、张振福、张北柱等人，各显神通，自谋职业，有的当教员，有的当帮工，有的开荒种田，有的上山烧炭……乌山人民特别是散落在乌山上182个革命老据点村的人民，把隐蔽在当地的共产党人当做亲人，千方百计给予保护和供养，宁愿牺牲自己甚至家人也要保护同志，宁愿饥寒交迫甚至饿死也要供养同志们的生活。

共产党人的一再退让，换来的却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这期间，云和诏县委书记吴永禄、中共区区委书记罗理、地下工作人员许世杰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血的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如不武装起来，就有被消灭的危险。1943年初，闽南特委在乌山腹地成立3个武装班，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开展反顽自卫斗争。1944年初，卢明在乌山禾仓寨组建“闽南特委机关政治保卫队”（简称政保队），政保队出师神速，在牛屎窟伏击豆番村反动联防队，击毙队长张钦秋（老虎钦）和10多名敌兵，缴获100多支；在桃仔墩伏击仙乡乡队副林裕带领的国民党征粮队，毙敌3名，两次伏击，给国民党顽固派极大的震慑，乌山地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好转。

抗日战争胜利后，闽南边区整训司令部当即将大举进攻闽南边区各革命根据地的严峻现实，在平和与大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闽南西南党和人民武装继续贯彻“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1946年夏，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大举进攻乌山革命根据地，在诏安的官渡竹、金溪、连仔坑、大元中、彩碧、四都、云霄的水晶坪、仙石、车仔河、下河、上河和平和的大溪驻兵，采取军事“围剿”、政治瓦解、经济封锁等手段，包围乌山，为了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留守乌山的陈文平、李仲先等人，用自制的土炮筒，在北麓官渡地段埋下长约一华里的地雷阵。1947年1月1日，游击队引誘驻云霄官渡的保安中队进入雷区，然后引爆地雷，把保安兵炸得魂飞魄散，四处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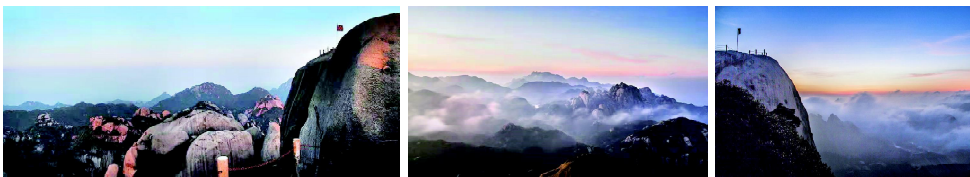


雷公坡地雷战后，云和诏县委组建了乌山民兵，各个基点村都建立起民兵组织，密切监视保安队的一举一动，同时组织连和四个中队武装游击大队。1947年7月，分散敌人对乌山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压力。四处出击，闽南地委机关从南靖梅海迁回乌山，卢明也回到乌山，任闽南地委书记，陈文平任副书记。8月1日，在乌山慈仔寮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闽南游击总队闽南支队，队长李仲先，政委卢明，乌山再次成为闽南革命的中心！

乌山上红旗高展、好戏连台。1948年1月8日，闽南支队在水晶坪坑路设下伏击圈，打击从水晶坪调往田田的国民党保安二团一部。卢明亲自指挥这场伏击战，歼灭少校大队副郑汝勤以下官兵27名，毙敌7名，缴获三挺捷克式轻机枪，闽南支队无一伤亡。坪坑大捷后，闽南支队军政单位不敢以单位为根据地，而只能以大队为单位实施重点进攻，闽南武装力量由此转入战略反攻。

面对日益壮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国民党当局惶恐万状，多次精心策划的重点进攻计划被乌山民兵粉碎了。1949年，闽南地委、云和诏县委领导革命山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开展攻势，把国民党统治势力压缩在县城及少数几个据点上，闽南支队驰骋闽南大地，痛歼残敌，于9月19日配合三野十兵团解放了漳州城、卢明、王汉杰和南下地委成员李伟、丁乃光、李承尧等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龙溪地委正式成立，卢明任书记。

昔日的硝烟在岁月流逝中逐渐淡去，如今，云霄山革命旧址已成为福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新课堂”和“活教材”，无数革命前辈通过十几年的革命实践凝练成的红色基因——乌山革命精神，也成为云霄人民一脉相承的精神法宝。



端午节，思念接“粽”而至

谢榕

“五月五，话端午。”又是一年端阳至。“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头。”这是自打有记忆开始，每一输入我脑海关于端午节的诗句，出自苏轼的《浣溪沙·端午》。

光阴流转中，端午和粽子早已形影不离。梁实秋在《雅舍杂记》里，甚至直接把端午节称为粽子节。我记忆中的端午节，便是阿嬷坐在老厨房熬着汤勺上的小粽子上包粽子的场景。经过阿嬷严格筛选、洗净晾干后的绿粽叶井然有序地被摊开放在圆竹匾上，旁边放着一碗又一碗的馅料，有鲜米、卤鸭鸡蛋、香菇、瘦猪肉、腌腊……香喷喷的，还有一大锅冒着热气的糯米。

我围着阿嬷好奇地满满地看她包粽子，阿嬷的双手不仅被岁月描绘出一道道装满故事的皱纹，更像是被赋予了魔法一般。两片或三片粽叶部分重叠窝成漏斗状，糯米和馅料被乖乖装入其中，阿嬷还会一边装馅料一边用手勺用力压实，装到九分满就用粽叶延伸出外的部分盖住翻转，再扎上红红绿绿的花线。我被阿嬷行云流水的操作惊呆了，瞪大了眼睛赞叹道：“阿嬷好厉害！”阿嬷听了可开心了。

《红楼梦》里，有一段关于贾府过端午的描写。“这正是端午节，蒲艾簪门，虎符赏午。午，王夫人上了酒席，请家母女等赏午。”恰是端午因为晴雯摔扇子生闷气，黛玉宽慰说：“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描画艾、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赏午驱邪，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赋予端午的印记。

包粽子的时候，阿嬷还给我讲白娘娘喝雄黄酒、张天师降魔的故事，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知道端午节是要驱虫避毒的，因为屋前屋外都是清清凉凉的气味。很快地，阿嬷就做好了一筐的粽子，出锅，不一会儿的功夫满室米香。除了咸肉粽，阿嬷还会包一些馅料都不放的白棕粽，爸爸喜欢吃，他说白棕粽才是人间美味。

对只负责吃的小孩子来说，记忆中的端午节，是由嗅艾抵达舌尖馋嘴一刻开始的。吃遍中国的老饕汪曾祺，行至香茅，他们能忆起童年时端午吃过的那枚油纸咸蛋，“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粽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勾起这本源基因复苏的秘诀，正是由食材串联起的一份乡愁。

童年时的我，从大人的口中、书中学习着屈原为何人，赛龙舟的缘起……端午节就这么被刻进我的心灵里，成为我记录岁月流逝、感知世界美好的坐标。在端午节这个亲友团聚、好友相约的日子，何不一颗香粽，一杯好酒，把酒“粽”情一回。

时光荏苒，转眼间阿嬷已经离开我四年了。轻轻拂开带有淡淡清香的粽叶，露出如玉般晶莹透亮的糯米，咬一口满嘴都是鲜嫩的弹牙软糯，浓郁的肉汁裹挟糯米在口中绽放。剥一枚粽子细细咀嚼的片刻总是，总是在恍惚间打开我记忆的大门，想着我最亲爱的阿嬷，正是端午教给我珍重，愿心中的珍贵一世安康，这份情愫会沿罗江河流至永远。

